

那年腊月

□ 王晓晖

“进入腊月,妈妈会买一些烘干的山毛笋干回来,然后浸泡在一个脸盆里,隔几天换一次水,慢慢的笋干吃水变厚变软了。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个背着长板凳的人走村串巷,吆喝着‘切笋哦!’听到这个声音,妈妈就会跟我们几个说,‘快!快去喊住那个切笋的!’切笋的人坐在板凳的那头,利索地忙碌起来,我们就蹲在这头,好奇地看着。切好的笋还是要放在有水的盆里的,要煮的时候去捞来吃。记得小时候妈妈会喊:‘去拿点笋来’,而我总是那么的不情愿,因为笋泡在水里,很冷。同样的还有年糕,过年前用自家的大米去加工厂换回年糕,也是需要浸泡在水里的,而且是很深的水缸里,吃的时候要去捞很痛苦、很不情愿,因为捞到最后年糕都在缸底下,得把袖子捋得高高的,冻煞了……”

看朋友圈里阿朗分享他对腊月的点滴记忆,很有共鸣。我对腊月的记忆同样停留在小时候。那时生活在农村,感觉天总是特别的寒冷,会下很大的鹅毛雪,积雪厚得足够用来堆雪人、搭雪桥,屋檐下总是挂着晶莹剔透的冰凌。脸盆里的水即使放在室内,到早上也是一个“连底冻”。穿着母亲手工缝制的棉鞋,脚还是冷,每年总要长上几个冻疮才算合理。

天冷地冻,又没有空调暖气之类的取暖设备,灶洞里生火时,偶尔会把未燃尽的炭火装进铜火罐里来烘手烘脚,搞得身上一股子烟熏火燎的味道。特别冷的几天,临睡前母亲会允许我们充一个“盐水瓶”焐热被窝,多数时候,总是缩手缩脚的冷。寒冷,让我对腊月十分惧怕。母亲总是会会说:不动当然冷呀!身子活动起来就不会冷了!事实也是如此,家务繁重,母亲总没有空闲的时候,洗衣、烧饭、扫地,有时还要下自留地干点农活,跑了街头奔河头,离了灶头到地头,所以她的手总是热乎乎的。即便再冷的天,她也要去河埠头洗东西,常常能看到从她手上一丝一丝冒出热气呢!

临近年底,又放假在家,帮父母承担一些家务是理所当然的,母亲也会安排我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。村口这个时节会有冷冻的海鲜凭票供应,母亲会发一个篮子给我们,遣我们去排队。大队门口,早已排开一溜篮子,也有没来得及带篮子的,随便捡了一块砖或瓦片来占着位置。来排队的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小伙伴,等挂上号,又各自玩开了,女孩子们跳皮筋、踢毽子,男孩子们则大多玩斗鸡游戏,一方面是打发时间,顺便也以此驱赶寒冷。运鱼的拖拉机一到,小伙伴们又围拢过来,然后各自提着几条冻得贼硬的带鱼、鳊鱼回家了。

带鱼多数时候是被母亲腌制一下做成油煎带鱼,鳊鱼大多风干成鳊鲞。那时候现成的东西少,任何事情都得亲力亲为,腊月置办年货是个大工程,对家庭主妇更是考验和挑战。比如宁波特色的猪油汤团,软糯香甜,但要吃到它也是颇费周章的。黑芝麻挑选、冲洗干净,晾干,炒熟,然后用小的捣臼捣碾成粉末。油是用猪的板油,剔除外层的膜和里面的经络后,添加上白糖与芝麻粉揉捏搓和,做成馅料。做外皮的是水磨糯米粉,母亲早早向邻居有种稻谷的人家定了糯米,然后提前几天淘洗干净用水浸泡着。腊月的时候,原先的轧米厂就会帮村民磨制糯米粉。由于是水磨的,干燥的米厂此时一片狼藉,地上湿漉漉的,下脚的感觉是“一溜一滑”的,而开动的小钢磨则不断发出刺耳的“叽叽”声。至今还记得磨好米浆,我和母亲一前一后抬着装浆液的水桶,扁担压得我的肩膀生疼,我要顾着脚下的泥泞,还要顾及到不让水桶里的米浆漾出来,一路上提心吊胆,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。磨好的米浆还要控干水分,母亲有时候用一只洋粉袋子装了,挂在天井里,让水分自然沥干,有时候则用草木灰帮忙来吸干水分。等粉的湿度刚好合适的时候,才可以用来裹汤圆。

接下来还要杀鸡、宰鸭、搭浆斑,炒豆子、炒瓜子、炸虾片……工序极其繁复。当然,“笋笋烤肉”是过年必备的菜肴,每年母亲总会烤上满满的一甑,客人来时,夹出一盆,蒸一下就可以上桌,下饭过酒都很受欢迎。不过,印象中,母亲每年都是自己切笋的,不知是不是为了省下那几毛切笋的工钱,有时半夜一觉醒来,还听见母亲在切笋。笋切好,年味也就浓了。

那时的冬

□ 邵华芬

一早闹钟叫醒,习惯性地拿起床头手机看天气:阴有雨,8~17度。穿啥呢?羽绒服还是呢外套?穿多易出汗,一冷一热易着凉;穿少早晚温差大,也容易着凉,好一阵纠结。拉开窗帘,灰蒙蒙的天。走进盥洗室,看着镜子上的湿漉漉、瓷砖上的细汗,我不由暗自内心吐槽:这是冬天吗?不知从几何起,冬天的味道越来越淡了,更多的时候感觉像是暖春或深秋。这时总会想起小时候的冬天,那应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吧!

那时的冬美得炫目。晨醒睁眼,啊?天都这么亮了!赶紧抓衣服套上,唯恐上学迟到。等穿戴完毕,走到窗前,拉开印着沙滩美景的花布窗帘,这时又不由自主的一声感叹,啊,好大的雪!只见天地一色,雪白一片,怪不得古人诗云,“吹灯窗更明,月照一天雪。”转身看柜子上的三五牌闹钟,果不其然,比平时起早了。屋顶上已积了厚厚的一层雪,也不知昨晚下了多久?居然如此悄无声息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!”讲的大概就是如此的情景吧?白得无暇,松软得呆萌,偶尔路上的各色印迹反而成了美美的点缀。那样的冬日,孩子们的心已被雪所牵走,恨不得每节课飞一般的过去,盼着下课铃响,大家像脱缰的驹马飞驰出去,在雪地里奔跑撒欢,相互扔雪球,抓紧时间堆积雪人。再回到教室时,大家的脸蛋都红彤彤的,头上手上冒着热气,有的衣领里、帽子上还沾着雪。这时的老师看着迟到的孩子也不生气,大概内心也是对雪充满了期待和喜欢吧。

那时的冬晶莹诱人。厚厚的雪过了一天就开始慢慢地融化了,屋檐下开始滴答滴答,那是雪融化的声音。到了晚上,温度下降,那声音渐弱。结果第二天早上,屋檐下挂满了晶莹剔透粗细不一的冰凌!嘴馋的孩子就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冰凌敲打下来,装在碗里,放上些糖,倒点醋,大家你一根我一根,吃得乐呵呵。比夏天的糖水棒冰还好吃!还有门前的大水缸一夜之间也结了厚厚的一层冰,尤其是刚好家里的母亲买了过年吃的河鲫鱼养在水缸里,它们居然安然无恙,在冰下游得可欢了。年少的我们不懂其中原理,只是纳闷鱼居然没有被冻死。于是大家就围着水缸,一个个脑袋凑在一起往水缸里隔冰观鱼,并不时地用手指去戳那透明的冰,看鱼有没有反应。就这样,一个水缸,几条鱼,就可以诱惑我们玩上好一会儿。

最关键的是,那时的冬冷得彻底。一入冬,一天冷过一天,到了冬至前后总会来场雪。大家都会开心地搓着手说,好啊,瑞雪兆丰年!那时的风是北风,吹得门窗会咯吱咯吱响,夜深人静时,那风声如同某种动物的嘶鸣声。出门时,风吹在脸上那叫做削肉(宁波话,意指脸上如同被刀削一般寒冷)。穿着母亲亲手做的棉衣棉裤,一身的臃肿,但面对寒风还是冷得抖嗦。那时父亲总会说,冷点好啊,地里的虫子和细菌可以杀死不少。现在想来,这话不无道理,正因为如今日渐暖和的冬天,细菌滋生繁殖更甚。

喜欢那时的冬,觉得有冬的味道,这样才四季分明。如同我欣赏个性分明的人一般,虽然有时会因她或他棱角分明被戳痛,但比起那些世故圆滑的人来,容易相处多了。倒是乍暖还寒的日子,总会让人掉以轻心,结果就时不时地中招,感冒咳嗽不断。

总第647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